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法博与修女

(美) 高登·考特勒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合法英王

穆迪的忧郁

安魂曲

乘筏漂流者的故事

流浪归来的人

黎明之虎

松林之宫



群众出版社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法博与修女

(美) 高登·考特勒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楼迎宪 许艳 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博与修女/ (美) 考特勒等著; 许艳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5

(美国《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ISBN 7-5014-3145-0

I. 法… II. ①考…②许… III. 悬念小说-作品
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439 号

法博与修女

[美] 高登·考特勒等 著

译者: 楼迎宪 许 艳等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湖 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45-0/I·133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版权公告

Stories in this issue are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Dell Magazines, 475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ew York 10016.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Dell Magazines.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any language,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opyright owner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图字:01 - 2003 - 5194

目 录

- 安魂曲 / 沈晴 译 (1)
- 穆迪的忧郁 / 许艳 译 (18)
- 松林之宫 / 沈晴 译 (43)
- 黎明之虎 / 沈晴 译 (93)
- 预谋的凶杀 / 沈晴 译 (115)
- 法博与修女 / 楼迎宪 译 (121)
- 流浪归来的人 / 许艳 译 (139)
- 第二次来临 / 许艳 译 (162)
- 合法英王 / 许艳 译 (190)
- 椅子 / 楼迎宪 译 (206)
- 乘筏漂流者的故事 / 俞圆 译 (220)
- 上帝之手 / 华茜 译 (230)
- 往事 / 李青 译 (249)
- 圣·凯瑟琳湖谋杀案 / 张爱平 译 (278)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法
傅
与
修
女

豪宅血案 / 马晓明 译 (305)

悔不该当初 / 华茜 译 (325)

玉之山 / 蔡羽翬 译 (331)

爱的诱惑 / 蔡羽翬 译 (352)

亚特兰蒂斯之宝石 / 许艳 译 (358)

小玛菲特小姐 / 蔡羽翬 译 (383)

下次不一样 / 许艳 译 (399)

安魂曲

弗朗西斯·乔伊斯

沈晴译

“尽管铁笼里的照相机镜头的焦距如果再短一点，就可以照进整个大白鲨的脸，”我反对道，“但鲨鱼们不可能为了配合拍照而退后，它们会尝试靠近笼子，靠近你。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张大了嘴露出无数锯齿的笑容或者将换来被邀一起私下谈话的机会。”

雨果·安德斯对这一连串的妙语报以浅浅的一笑。他高大，皮肤白皙，活生生一个当今的北欧海盗，此外他还拥有竖直坚挺的鼻子。

刚完成捶打一个凹坑任务的阿齐麦特从驾驶舱里跳了出来。黝黑的皮肤，东方的脸孔，使他站在安德斯旁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劳驾。”他嘀咕道。

安德斯站了起来，阿齐麦特把手里的橡皮锤扔进了船尾固定座位下的储藏箱里。

“呆在铁笼里会影响我的工作，德·蒙特福特小姐。”马可·兰塞尔斯皱眉争辩道。光秃秃的头顶上毛茸茸的姜黄色头发让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只有智慧的猩猩。“我必须游到铁笼外面才能拍摄到我想要的画面。”

我摇了摇头表示否决。

“传说说这里的佛斯湾里有一条长达二十三英尺的大白鲨，我们的渔夫都称它为潜水艇。我的任务是防止它或是它的那些朋友伤害你们，当然，”我补充道，“这些物种在这里是受到保护的，它们是这里的明星，我必须保护它们以防受到你们这些猎奇摄影师的骚扰。”

“我们不妨各退一步吧！”他劝说我，“如果我站在铁笼上，我就可以自由地将镜头对向任何一方，而我却仍处于安全范围内，如果鲨鱼们觉得害羞的话，还可以竖起它们的翻领遮住它们的口鼻呢！”

我给了亨利一个眼神，表示疑问。在被吹乱的头发下，他那张历经沧桑的英俊脸庞显示出镇定。他耸了耸肩。“我们对那些遵守我们安全条例的潜水员的安全承担责任，但如果你一味地坚持要求离开铁笼，那么你必须对你的所作所为产生的任何意外负责。”

“听上去很适合我。让我成为第一批下水的潜水员，”马可声明，“我必须赶在海水被鱼群搅混，以及鲨鱼对人类产生厌烦之前。”

戴夫·芬尼，是个有着零乱胡须的邋遢男人，他曾是我在廓克湾的邻居。他属于周末型的渔夫，如果不是在抛鱼线，那就一定在拉鱼线。他是最近才刚刚迷恋上自携呼吸器潜水的。

“你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第一批入水？”我问他。

“能那样真是太棒了，太棒了。”他急切地点头答应着。

“我最好也那一批下水，他们需要一个照料者。”亨利建议道。

“亨利是一个非常经验的潜水员，”我安慰着戴夫。“他总是站在铁笼里，即使在南极当铁笼像一把从冰盖上倒挂下去的

拍子摇晃时也是如此。安德斯先生、艾维格医生以及勃纳德女士,你们可以第二批下水。”

安德斯稍稍有些皱眉,两位女潜水员则高兴地表示顺从。

诺瑞德在我渔船的舵舱里,高兴地用口哨吹奏着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鲨鱼可以帮助他支付儿子的教育费用。他将头伸出船外,叫道:“前方不远就是海豹岛了。”

“我们正在靠近海豹岛。”我翻译道。

我们可以听到海豹的叫声正从前方传来,那声音牵引着亨利和我来到了船前的甲板上,就好像新手船员们被隆隆的汽笛声所吸引一样。戴夫和特蕾榭·勃纳德也跟随其后。特蕾榭是个三十出头的粗壮妇女,满月形的脸,黑发被盘成发髻。

岛屿是个由灰岩石构成的大暗礁,呈长方形。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滑行,同时保证不靠近打在岸边的白色浪花。平坦的表面上挤满了正在晒日光浴的海豹们圆鼓鼓的身体。它们把长得像狗一样的脸转向我们,还用大而温和的眼睛看着我们。马可急匆匆地取来照相机并开始不停地拍摄。莎妮·艾维格指着拥有圆圆满满的身体和无辜眼神的小海豹们。

“它们是不是很迷人?”莎妮的话语仍带有强烈的美国口音。她是一个有着深褐色皮肤的苗条女孩。“我曾做过关于红海中海豚的研究,不过这里的海豹几乎同样的迷人。”

当人群和海豹间彼此的检验,友善的眼神,礼貌的交谈变得失去吸引力时,我让诺瑞德全速驶向我们常去的地点。可能海豹岛下正有一两条饥饿的鲨鱼对着丰盛的食品柜垂涎欲滴,但我想吸引更多的鲨鱼,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海豹因此而受到伤害。当我们离开一定的距离,在亨利的帮助下,阿齐麦特搬出了一个已经长时间浸泡在鲸鱼油中装满剁碎了的鲭的大麻袋,将其系在船尾以便于留下嗅迹吸引鲨鱼。这是让第一组潜水员准

备外套的信号。戴夫哄闹了一阵以掩盖他的兴奋，暖一下他冰冷的脚。

“在铁笼里你会一切都好的，”马可鼓励着他。“只有当潜水员在开放的海洋里游泳时才会遇到危险。我深有体会！曾经有一次我和别人在米勒斯海角潜水，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我的拍档受到了攻击。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噢，是麦伯格女士。她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女子，有着乌黑漂亮的长发。她有一个肌肤白皙、娇嫩瘦弱的女儿名叫碧。总之，我们下了水，我用我的矛枪捕获了一条巨大的红罗马。我把它绑在了她的皮带上，接着又去寻找其它的猎物。突然间一条巨大的鲨鱼发现了她，咬住了她，并在水里不停地将其翻滚。我惊呆了。”

特蕾茜恐惧地退缩了一步，我的感觉也同样不妙。艾维格医生则不愿显示出任何害怕的样子。

“接着，它依依不舍地离开直至消失，它咬去了红罗马的大部分，同时也撕裂了麦伯格女士臀部的一大块肉。我陪同她游回了岸边。她被一些人送进了医院并在那里得以康复。自此之后我和她失去了联系。她现在起码已经六十岁了，也或许，她已经死了。”他的结论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随即他的眼神移向了船外，瞥向太阳光下闪烁的海浪。“水很清澈，能见度要比一般的好。我一定可以完成一些完美的射猎。”

亨利已经爬上了通向驾驶舱楼上观测室的楼梯。他正一再强调地发出满意的感叹。

潜水员们欣喜地发现两个深色的鳍正在向我们靠近，迂回地跟随着我们的航迹，它们所带来的愉悦绝不亚于一艘大帆船上一位中国美食家看到他最爱的汤正向他游来。诺瑞德熄掉了引擎，阿齐麦特在一旁抛锚。鲨鱼们追赶上了渔船并开始围着打转，好像我们看着它们就会头晕目眩而从甲板上掉入水

中。它们的长度在十至十一英尺之间，深蓝色的背，雪白的肚皮，尖尖的口鼻，黑色的眼睛。很不错的大白鲨。

阿齐麦特跑向前甲板并放下阶梯和平台，以便我们能够接近水面。我手提着一篮鲜鱼弯下身穿过横杠走了下去。我扔下了一条鲭，只见其中的一条鲨鱼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它的眼里闪烁出无限友好的光芒。事实上，近期我已经尝试在同一区域手工喂养鲨鱼，只要你能够慢慢训练，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可以变得十分亲密友好。

像往常一样，潜水员们无不震撼于第一次能够如此贴近这些巨大猛兽的情景。

“它们真的有那么伟大吗？”戴夫大声说道。有一条正从他的下面经过，张开的下颚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齿。“可它们却让我毛骨悚然。”他补充说道。

当我的最爱到来时已经有四条盘旋在了船的周围。它像一艘长达十六英尺的无畏战舰。我给它起了一个宠物的名字——“甜心羔羊”。我总是能够凭借它背后那道特殊的疤痕认出它。它闪烁着智慧之光的黑色眼睛好像告诉我它也同样认出我来了。

安德斯的话却给我泼了盆冷水。

“你不应该尝试去驯服他们。你太感情用事了，”他说道，“它们是杀手啊。它们从六千万年前就已经拥有这样的习性了，它们只是稍稍有所进化。可它们仍然是食人肉者啊！在它们还没有出生前它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自相残杀。同时它们也发现了人类其实是非常可口的美食。”

在他低垂的眼皮下的一角，他转动着的苍白的小眼睛正恶毒地盯向马可。“一个潜水员应该打消这样的念头。不过有些训练鲨鱼把潜水员当成食品罐头的人应该更好地了解这些。”

我敏锐的社会触角开始微颤，一场争论似乎正蓄势待发。

“你是在指我吗？”马可从照相机后探出了脑袋，怀疑地问道。

“的确如此。你的那些纪实电视片真是了不起。可我却听说你拍片的方法可不怎么让人恭维啊！”

“什么方法？”

“那些你想出来的噱头。你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曾经把一套装满了鲸鱼肉的潜水服扔进海里，目的只是为了要拍下他们攻击潜水员的照片。”

安德斯的舌头是整件事情的祸根，马可的那些行为虽然极富想像力却不乏危害性。中立看来是最明智的选择。

“你好，甜心羔羊。”我嘀咕道，在它游经我下方的时候轻轻抚摸那巨大粗糙的后背。它看上去也极其配合，因为它的尾巴正重重地敲击着船脊，砰，砰，一次又一次。

“大伙儿快看这里。”我努力去打破僵局。我拿出了一条巨大的海鱼扔给甜心羔羊。马可不安地看着，手指向鲨鱼锋利的牙齿，整个人蜷缩成姜黄色的毛团。甜心羔羊咆哮了一声，接着吞下可口的食物，随着尾巴的一声重击，潜水远去。

马可转向了安德斯。“鲨鱼们经常攻击潜水员，并非我特意叫它们这样去做，”他抗议道，“我并非是在改造素食者。”

“但你不觉得自己正在促使这些事件的发生吗？”艾维格医生平静地指出。

人群外缘突然传来了勃纳德女士的声音。

“法国航海员们常常把大白鲨们称为安魂曲，因为死亡后的弥撒总是由安魂曲开始的。”

“哈！”戴夫颤抖地笑着。

“好了，第一批的人，让我们下水游到那些鱼群中。”

第一批潜水员散开了。戴夫和亨利正在束紧他们的氧气瓶。马可则第一时间将他的摄像机装入了水下工作套，紧接着套上了潜水服。在他们绑上加重腰带，扣上备用小刀，调整潜水镜时，我给了他们一个下水前的简要指示。

“戴夫，这是你第一次站在铁笼里进行潜水。记住时刻呆在里面，这样才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有些潜水员会觉得那样很无聊，而游出铁笼，加入到鲨鱼群中。试着去想那是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而且那也的确是。”

“马可，我想你很清楚你所承担的风险。照相机往往会吸引鲨鱼。它们说不定会面带笑容地朝你游去。但你要清楚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摆什么上镜的姿势，记住把你的脚放在铁笼里，以便可以立即进入。”

潜水员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放在船尾甲板上的铁笼。整个笼子是特殊的钢结构，配以钢质网眼。在眼睛的水平方向有一个狭窄的矩形口，这是专为照相机设置的窗口。从起重机到铁笼的顶端有一条粗尼龙绳沿着吊杆连接于两者之间。绳索在铁笼的顶端穿过一个金属环，为了确保其安全，金属环特地由钢质双重螺丝钉加以固定。

安德斯用食指轻轻触摸，找寻出一些铁笼上的小凹坑，说道：“咬出这些凹坑的鲨鱼们一定已经崩掉了它的牙托。”

“鲨鱼们的牙齿的确会掉，”艾维格医生镇定地说道，“但是它们很快又会长出新的牙齿。”

“那对我们这些潜水员来说真是很不幸。”勃纳德女士开玩笑地说道。

阿齐麦特解开绳子，用起重机将铁笼慢慢地放入水中，直到它刚好被水面覆盖。亨利打开了位于笼子顶端的活动天窗并慢慢滑了进去，紧接着是戴夫。最后马可才谨慎地爬上笼子，站在

了打开的天窗边缘。阿齐麦特小心翼翼地将笼子下降至离水面十五英尺的地方。

我们透过水面的气泡向下凝视，艰难地分辨出铁笼的轮廓和移动着的潜水员们破碎的身影。突然，一个深色的黑影向铁笼靠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另一条也从另一个方向出现，并不断地在铁笼上方盘旋。令我烦恼的是我想我看见马可正挣扎着站在笼子的顶端。我甚至勉强地可以看出他正举起手中的摄像机准备拍摄在他上方游动的鲨鱼。在他下方，亨利正用手语谩骂着马可。身边的海水已是深蓝，我想那些话语就算是鲨鱼听了也应该觉得羞愧脸红吧。

没有任何的预兆，灾难发生了。

一个巨大的身影忽然从黑暗的深处蹿出，龇牙咧嘴地猛冲向铁笼，撞击在铁笼上并发出牙齿摩擦金属的响声。铁笼似乎剧烈摇晃到了另一边，像盖子一样飞速旋转着。我听到了氧气钢瓶与金属清晰的撞击声，亨利和戴夫一定因为撞击而跌倒在笼子里。悬挂铁笼的绳子突然松弛，好似被咬断了似的。笼子飞速下沉，还没来得及让马可抓住，就已跌入茫茫大海的深处。

我们由于震惊而瘫痪了。

我们现在可以勉强看到马可正发疯似的游向海面，游向船只。

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死亡意外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其袭来，将其吞没在无数的水泡中，海面陷入一片混乱。我看见亨利从海洋深处正飞速向上游来。他游到了嘴里正叼着马可的妖怪身边，我看到他的手臂向后挥，紧接着是刺向鲨鱼侧面的刀子的闪光。一条巨大的尾巴翻出了水面，几秒钟后突然拍下去，溅了我们一身的水。这条海中巨兽沉了下去，随着他的猎物渐渐消失在大海的

深处。一副潜水镜连着绳子漂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浪。看到亨利露出了水面，不遗余力地向船划来，我心底的石块也终于落了下去。

“快把那个伙伴拉上来。”我向阿齐麦特急切地哭嚷着。亨利自己游了过来，撑着船舷翻上了甲板。

“鲨鱼们抓住了马克，”亨利急促地喘着气，“可是他已经死了，他一定是立即就被咬死了。”

“那戴夫怎么样？”我问道。

“随着笼子一起沉了下去。我好不容易挣扎着游出了铁笼，它摇晃得实在太厉害，要逃离并不容易。所以我猜想他应该在里面。”

我们再次向下凝视，可是看上去这片荒凉的水域中没有任何生命的遗迹。

“他可能决定继续留在铁笼里，”我推测道，“如果鲨鱼仍然在他周围出没，他应该不愿意出外冒险。”

“我们必须马上发出遇难求救信号。”特蕾榭·勃纳德说道。她和蔼可亲的脸庞上显露出一丝焦虑。

当然。我迅速地穿过客舱，走进领航员的小房间。在船舵的右方是雷达屏幕，在其上方，是一个连接到天花板的正方形小型麦克风。一阵噼啪声后，它突然发出声音：“五月少女号……五月少女号。”我呼叫我的督察员朋友柯彼得。他告诉我坚持住，等待营救人员和直升飞机的到来。我回到了甲板上，告诉所有的人救援队伍正在路上。亨利微微皱眉。

“在我们等待救援队伍到达的过程中，铁笼可能会伴随着沙子被潮汐推走。到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找到它。另外，在十五至二十分钟之内，芬尼氧气瓶里的氧气就会被用完。我必须再次下水。我会携带一根绳子，试图找到铁笼并把它拉上来。”

“的确需要这么做，要不芬尼会有危险的。”阿齐麦德接口道。

“我们会时刻关注有没有兰塞尔斯先生的踪迹。”艾维格医生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我的声音模糊地从身上套着的潜水服中传了出来。

“我正期待着你这句话呢！”亨利微笑着点头示意。他找出那把专门对付鲨鱼的刺棒，那是一根手臂长短的棍棒，在头上有一个射出子弹的装置。我同样也系紧了我的小刀。我们背好氧气瓶，戴上了面罩，从船的一边缓缓划入冰冷的水中。

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寂静的世界，所能听到的只是有规律的呼吸声。亨利紧紧抓住固定的绳索，慢慢地下降到越来越深的靛蓝色海洋。当我们能够触碰到海底的时候，我的深度测量仪显示已是水下四十二英尺了。我们四处游动，只发现了一些布满贻贝、海胆，中间挤满了小鱼的暗礁。成群的巨藻生长在岩石脊背上的沟壑里。深褐色的海藻触角随着潮汐慢慢摇摆。这块暗礁看来很值得研究。

我们很幸运，因为没游多远我们就听到了金属与金属的轻微撞击声。我们循着声音的方向游去，发现铁笼卡在暗礁中一条狭长的沟壑的底端。戴夫正用他的小刀轻轻撞击金属栏杆，看到我们后他激动得开始挥手。

亨利游向铁笼的顶端，并把绳索固定，我则游向戴夫，通过照相机窗口，我将手伸了进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看上去还算不错。但我注意到头上有一丝不安的气氛。我瞥向亨利，只见他用自己的手指环绕在头颈上做掐死状，同时还迅速地指了指我的背后。

我重重地踩了几下水，把自己往侧面推。猛地一条鲨鱼向

我猛冲而来，擦伤了我的后背，还把我的潜水服撕裂了一个小口。我只能先向鲨鱼扔一小团海藻，然后慢慢小心地穿过海藻的叶子。

鲨鱼虽然只有六英尺长，但是却足以构成伤害。它正围绕着我游动，我只能随之旋转以保证它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中。一些海藻的带状叶子却盘住了我，它们捆绑住了我的手臂，让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出刀子。一切看来都并不好。鲨鱼正紧紧盯着我，好像意识到我是一只放在盘子中被捆扎着的烤鸡。它再一次张大了嘴巴攻击我。现在只有武器才可以真正解救我了。

“讨厌！走开！”我对着它大叫了一声。

它吓了一跳，游开了。这时第二条鲨鱼正沿着暗礁向我慢慢靠近。它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和第一条一起，在我身边盘旋着。照这样下去，似乎很快我就会被包围在一大群发狂的鲨鱼中了。

接着就像佩塞斯和安德里梅达英雄救美的故事一样，亨利一面向我靠近，一面乱砍海藻那滑溜溜的枝杈。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我摆脱了海藻，自由了。接着我们在巨藻中清理出周围的一圈，并不停地踩水后退。可短短的时间里，又有两条鲨鱼出现了，现在已经有四条在我们周围徘徊了。最大的那条瞪大了黑眼睛仿佛在向众人宣布它正在认真办事，它慢慢降下胸鳍开始发起又一次进攻，正冲到一半，它突然摇晃了两下，随着尾巴的两下猛烈抽动，颠簸着游开了，剩下的几只也识相地退走了。一阵恐惧降落在了暗礁上。

黑影外游来了一个巨大的物体，没有华丽的身段，其体积却远超过美国的大型轿车。那和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圆眼睛盯着我们，冷静而无畏，仿佛看到自己的敌人的同时还在计算着晚饭食物里的卡路里含量。冰一样的眼神从我的头皮开始扫起，我可以听到身边亨利的心脏像我一样咚咚地跳动着。鲨鱼游动并观